

許彥周詩話
東萊呂紫微詩話
珊瑚鉤詩話



許
彥
周
詩
話

許
顥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海及稗
海津逮秘書皆收有此書百川稗海
皆題作許彥周詩話津逮作彥周詩
話百川宋本闕明弘治間有華氏覆
宋本較稗海津逮爲先故據以排印
書名亦從之

許彥周詩話

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若含譏諷著過惡誚紕繆皆所不取。僕少孤苦而嗜書家有魏晉文章及唐詩人集僅三百家。又數得奉教聞前輩長者之餘論。今書籍散落舊學廢忘其能記憶者因筆識之不忍棄也。嗟乎僕豈足言哉人之於詩嗜好去取未始同也。強人使同已則不可以己所見以俟後之人烏乎而不可哉。建炎戊申六月初吉日襄邑許顥序。

詩壯語易苦語難深思自知不可以口舌辨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於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此辭可泣鬼神矣。張子野長短句云眼力不知人遠上溪橋東坡送子由詩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沒皆遠紹其意。李太白作草創大還詩云髣髴明窗塵死灰同至寂初不曉此語後得李氏鍊丹法至明窗塵丹沙妙藥也。

老杜北征詩曰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獨以活國許陳元禮何也。蓋禍亂既作惟賞罰當則再振否則不支持矣。元禮首議太真國忠輩近乎一言興邦宜得此語。儻無此舉雖有李郭不能展用。

淮陰勝而不驕乃能師李左車最奇特事。荆公詩云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李廣誅霸陵尉薄於德矣。東坡詩云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用事當如此向背。

筇篨狀如張箕。探手摘絃出聲。盧玉川詩云。捲却羅袖彈筇篨。此語亦未可譏。諺司馬溫公嘗語程正叔云。辯證古人誤處。當兩存之。勿加詆訾也。

韓退之詩云。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半醉座添春。殊不類其爲人。乃知能賦梅花不獨宋廣平。

退之見神仙亦不伏云。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賦謝自然詩曰。童騷無所識。作誰氏子詩曰。不從而誅未晚耳。惟華山女詩頗假借。不知何以得此。

凡作詩若正爾填寫。謂之點鬼簿。亦謂之堆垛死屍。能如狻猊毛筆詩云。平生幾輶履。身後五車書。又如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精妙明密不可加矣。當以此語反三隅也。

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峨峨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是娼婦。退之華山女詩云。洗粧拭面着冠幘。白咽紅頰長眉青。此定是女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字云。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淡疎星。便有神仙風度。

季父仲山先大夫同祖弟也。讀書精苦。作詩有源流。嘗上書。晚以特奏名得一官。政和間。御製宮詞三百首。嘗和進。今錄一絕於此。染指可以知鼎味也。其詞曰。輕寒滲透衾絳。玉箭銅壺漏水多。常是未明供御服。夢回頻問夜如何。時道君皇帝在睿思殿。宣進甚急。意謂得美官。翌日臺章論列作詩害經旨。遂報罷。調南劍州順昌縣尉。後卒於揚州云。

先伯父治平四年舉進士第一。少從丁寶臣。以文字爲歐陽文忠公。王歧公所稱重。其試公生明賦曰。依

達牽制者既已去矣。則明白洞達者乃其自然。此不刊之語也。嘗作詠史詩曰。天下有誅賞。故非君所私。太宗泣君集。意恐勞臣疑。至公一以廢。智術相維持。哀哉功名士。汲汲尙趨時。推斯志也。雖蹈滄海餓西山可也。在熙寧間爲荆公薦。竟不委曲得貴達。然亦爲司馬溫公。呂獻可。呂微仲。范堯夫。諸公所知。元豐七年。自都官外郎奔祖父喪。卒於黃州。東坡解衣贖之。

有李氏女者。字少雲。本土族。嘗適人。夫死無子。棄家着道士服。往來江淮間。僕頃年見之金陵。其詩有云。幾多柳絮風飄雪。無數桃花水浸霞。殊無脂澤氣。又喜煉丹砂。僕亦得其方。大抵類魏伯陽法。而有銖兩加精詳者也。嘗語僕曰。我命薄。政恐不能成此藥耳。後二年再見之。其瘦骨立。蓋丹未成。而少雲已病。僕問曰。子丹成欲仙乎。惟甚瘦則鶴背能勝也。笑曰。忍相戲耶。病中作梅花詩云。素豔明寒雪。清香任曉風。可憐渾似我。零落此山中。尋卒。後檢方書見丹法。及此詩錄之。

晦堂心禪師初退黃龍院。作詩云。不住唐朝寺。閑爲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過。逢山任意登。相逢莫相笑。不是嶺南能。此詩深靜平實。道眼所了。非世間文士詩僧所能髣髴也。

僧義了字廓然。本土族鍾離氏。事佛慈璣禪師爲侍者。僕頃年追見佛慈老人。廓然與僕在嵩山游甚久。頗能詩。僕愛其兩句云。百年休問幾時好。萬事不勞明日看。不獨喜其語。蓋取其學道休歇灑落自在如此。

東坡作妙善師寫御容詩。美則美矣。然不若丹青引云。將軍下筆開生面。又云。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

爽來酣戰。後說畫玉花驄馬而曰。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此語微而顯。春秋法也。

李太白詩云。玉窗青青下落花。花已落。又曰。下。贈之不贅。語益奇。

請紫姑神。大抵能作詩。然不甚過人。舊傳一士人家請之。既降。偶書院中子弟作雨詩。因率爾請賦。頃刻書滿紙。其警句云。簾捲滕王閣。盆飄白帝城。可喜也。

近時僧洪覺範頗能詩。其題李愬畫像云。淮陰北面師廣武。其氣豈止吞項羽。公得李祐不肯誅。便知元濟在掌股。此詩當與黔安並驅也。頃年僕在長沙。相從彌年。其他詩亦甚佳。如云。含風廣殿聞絃響。度日長廊轉柳陰。頗似文章巨公所作。殊不類禿子。又善作小詞。情思婉約。似少游。至如仲殊。參寥。雖名世。皆不能及。

東坡贈李常詩。戒其殺生。末云。君勿棄此篇。嚴詩編杜集。謂嚴武也。工部集中有武倡和數首。又梅花詩云。馮仗幽人收艾蒨。國香和雨入莓苔。艾蒨。香名。正松上莓苔也。出本草。及沈氏香譜。又紅梅詩云。玉人頰頰固多姿。頰。怒色。普庚切。見神女賦。嬋人怒則面赤。杜詩。飯抄雲子白。雲之子。雨也。言如雨點爾。荀子雲篇又葛洪丹經用雲子。碎雲母也。今蜀中有碎礫狀如米粒。圓白。雲子石也。又杜詩云。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異花開絕域。幽蔓匝清池。漢使慙空到。神農竟不知。露瀼兼雨打。開拆漸離披。不曉此時指何物。張騫慙空到。又本草不收。定非蒲萄也。

齊梁間樂府詩云。愛惜加窮袴。防閑託守宮。今日牛羊上空隴。當時近前面發紅。

老杜作麗人行云。賜名大國號與秦。其卒曰。慎勿近前丞相噴。號國秦國。何預國忠事。而近前即噴耶。東坡言老杜似司馬遷。蓋深知之。

司空圖唐末竟能全節自守。其詩有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誠可貴重。又云。四座賓朋兵亂後。一川風月笛聲中。句法雖可及。而意甚委曲。

鮑明遠松柏篇。悲哀曲折。其末不以道自釋。僕竊恨之。

明遠行路難。壯麗豪放。若決江河。詩中不可比擬。大似賈誼過秦論。

老杜作曹將軍丹青引云。一洗萬古凡馬空。東坡觀吳道子畫壁詩云。筆所未到氣已吞。吾不得見其畫矣。此兩句。二公之詩。各可以當之。

李長古詩云。楊花撲帳春雲熱。才力絕人遠甚。如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雖爲歐陽文忠所稱。然不追長吉之語。

古人文章。不可輕易。反復熟讀。加意思索。庶幾其見之。東坡送安惇落第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僕嘗以此語銘坐右。而書諸紳也。東坡在海外。方盛稱柳柳州詩。後嘗有人得罪過海。見黎子雲秀才。說海外絕無書。適渠家有柳文。東坡日夕玩味。嗟乎。雖東坡觀書。亦須着意研窮。方見用心處耶。柳柳州詩。東坡云。在陶彭澤下。章蘇州上。若晨詣超師院。讀佛經詩。卽此語是公論也。

六朝詩人之詩。不可不熟讀。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鍛鍊至此。自唐以來。無人能及也。退之云。齊梁

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此語吾不敢議。亦不敢從。

陶彭澤詩。顏謝蓋陸。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賦之於詩。無一點愧辭。所以能爾。

東坡海市詩。荆公鍾山詩。超然邁倫。能追逐李杜陶謝。

荆公愛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寫明河。迢迢藕花底。又桃花詩云。晴溝漲春淥。遇遭俯視紅影移。

魚。皆觀其影也。其後云。攀條弄芳畏日晚。已見黍雪盤中毛。事見家語。

李邯鄲公作詩格。句自三字至九字十一字。有五句成篇者。盡古今詩之格律。足以資詳博。不可不知也。

伯父娶邯鄲孫女。嘗聞邯鄲公與小宋飲酒。舉一物隸僻事。以多者爲勝。飲不勝者。他人莫敢簞席。

梅聖俞詩。句句精鍊。如焚香露蓮泣。聞聲清鷗迺。之類。宜乎爲歐陽文忠公所稱。其他古體。若朱絃疏越。

一唱三歎。讀者當以意求之。寵嬖曹氏。作一日曲。爲曹氏也。

孟浩然。王摩詰詩。自李杜而下。當爲第一。老杜詩云。不見古人王右丞。又云。吾憐孟浩然。皆公論也。

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眼。客見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微之詩。而

取此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此八字。東坡論道之語也。

歐陽文忠公重讀岫峽集詩。英辯超然。能破萬古毀譽。食糟民詩。忠厚愛人。可爲世訓。

作詩壓韻是一巧。中秋夜月詩。押尖字。數首之後。一婦人詩云。蚌胎光透殼。犀角暈盈尖。又記人作七夕

詩。押潘尼字。衆人竟和無成詩者。僕時不曾賦。後因讀藏經。呼喜鵲爲芻尼。乃知讀書不厭多。

寫生之句。取其形似。故辭多迂弱。趙昌畫黃蜀葵。東坡作詩云。檀心紫成暈。翠葉森有芒。揣摩刻骨。造語壯麗。後世莫及。

杜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云。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度幾春。畢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僕嘗謂此詩爲二十八字史論。

宣和之初。何桌文縝丞相爲中書舍人。道君皇帝以御畫雙鵲賜之。諸公多賦詩。韓駒子蒼待制時爲校書郎。賦詩二章曰。君王妙畫出神機。弱羽爭巢並占時。想見春風鵲鵲觀。一雙飛上萬年枝。舍人簪筆上蓬山。輦路春風從駕還。天上飛來兩鳥鵲。爲傳喜色到人間。

韋蘇州詩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東坡用其韻曰。寄語庵中人。飛空本無迹。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和也。如東坡羅漢贊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此八字還許人再道否。

張籍王建樂府宮辭皆傑出。所不能追逐李杜者。氣不勝耳。

孟東野詩。苦思深遠。可愛不可學。僕尤嗜愛者。長安無緩步一詩。

蘇大監文饒文。敖作鴻溝詩云。置俎均牢餼。義冠信沐猴。方矜几上肉。已墮幄中籌。海嶽歸三尺。衣冠闕一丘。路人猶指似。山下是鴻溝。

陳無己賦宗室畫詩云。滕王蛺蝶江都馬。一紙千金不當價。又作曾子固挽辭云。丘園無起日。江漢有東流。近世詩人莫及。

外祖父邵安簡公布衣時上平元昊策。又嘗勸仁廟早立太子。晚年自樞府出知越州。又移知鄆州。其亮也。歧公作挽辭云。被褐曾陳定羌策。汗青猶著立儲書。春風澤國吟殘落。夜雨溪堂宴豆疎。前輩詩不獨語句精鍊。且是着題。

鄭周卿。僕鄉人也。公肅右丞之孫。能詩。一日鄭之他郡而愛妾死。作詩云。鶴歸空有恨。雲散本無心。於情念中猶稍自在也。後娶熊氏。晉如之女。丙午丁未年知鄆州中都縣。連年與盜賊鏖戰。隕然獨存。權朝美曾錄其功上之。後不報。今不知消息。可憐哉。

曹景宗探韻得競。病字詩云。去時兒女啼。歸來笳鼓競。借問路旁人。何如霍去病。沈約詩人嗟賞之。

李衛公作步虛辭云。仙女侍。董雙成。桂殿夜寒吹玉笙。曲終却從仙官去。萬戶千門空月明。河漢女。玉鍊顏。雲駢往往到人間。九霄有路去無迹。裊裊天風吹珮環。嗚呼。皆人傑也哉。

季父仲山在揚州時事東坡先生。聞其教人作詩曰。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僕嘗以謂此語太高。後年齒益長。迺知東坡先生之善誘人也。

韓退之詩云。醞酏馬上知爲誰。此七字用意哀怨。過於痛哭。

阮步兵醉六十日而停昏。雖似智矣。然禮法之士憎之如仇。幾至於死。幸武帝保護之耳。而老杜詩云。遂令阮籍輩。熟醉爲身謀。此工部善看史書。常有解此意者。

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此詩退之稱盧玉川也。玉川子春秋傳。僕家舊有之。今亡矣。辭簡而

遠得聖人之意爲多。後世有深於經而見盧傳者。當知退之之不安許人也。

夢中賦詩。往往有之。宣和己亥。僕在洪州。宿城北鄭和叔家。夜夢行大路中。寒沙沒足。其旁皆田苗丘隴。一婦人皂衣素裳。行田間。曰。此中無沙易行。僕從之。不能登。婦人援僕手登焉。月明如晝。彌望皆野田麥苗。婦人求詩。引僕藉草坐。有矮磚臺一。上有紙筆。僕題詩四句云。閑花亂草春春有。秋鴻社燕年年歸。青天露下麥苗濕。古道月寒人迹稀。拍案磚上有聲。驚覺。宛然記憶。是歲大病。後亦無他。

聯句之盛。退之、東野、李正封也。城南聯句云。紅斂曬簷瓦。黃團掛門衡。是說乾葉與瓜。讀之猶想見西北村落間氣象。征蜀聯句云。刑神詭麗施。陰焰颺犀札。盡彫刻之功。而語仍壯。李正封善押韻。如從軍聯句。押水沙囊涸。皆不可及。

畫山水詩。少陵數首。後無人可繼者。惟荆公觀燕公山水詩前六句。差近之。東坡煙江疊嶂圖一詩。亦差近之。

退之桃源行云。種桃處處皆開花。川原遠近蒸紅霞。狀花卉之盛。古今無人道此語。

本朝王元之詩可重。大抵語迫切而意雍容。如身後聲名文集草。眼前衣食簿書堆。又云。澤畔騷人正憔悴。道旁山鬼漫嘖歛。大類樂天也。

玉川子送伯齡詩云。努力事干謁。我心終不平。玉川子在王涯書院中會食。不能自別。枉陷於禍。哀哉。柏舟仁人之詩也。憂心悄悄。慍於羣小。簡兮賢者之詩也。碩人悛悛。公庭萬舞。赫如渥赭。公言賜爵。能容

忍如此。宜乎賢矣。

鍾山有一詩云。當年睥睨此山阿。欲着紅樓貯綺羅。今日重來無一事。却騎羸馬下坡陁。此王雱詩。直不爲荆公所喜。然此詩實可傳也。

詩有力量。猶如弓之鬪力。其未挽時。不知其難也。及其挽之。力不及處。分寸不可強。若出塞曲云。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鳴笳三四發。壯士慘不驕。又八哀詩云。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

洪覺範在潭州水西小南臺寺。覺範作冷齋夜話。有曰。詩至李義山。爲文章一厄。僕至此。蹙額無語。渠再三窮詰。僕不得已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覺範曰。我解子意矣。即時刪去。今印未猶存之。蓋已前傳出者。

僕年十七歲。時先大夫爲江東漕。李端叔。高秀實。皆父執也。適在金陵。二公游蔣山。僕雖年少。數從杖屨之後。在定林。說元微之詩。引事皆有出處。屈曲隱奧。高秀實皆能言之。僕不覺自失。因思古人讀書多。出語皆有來處。前輩亦讀書多。能知之也。

高秀實又云。元氏豔詩。麗而有骨。韓渥香奩集。麗而無骨。時李端叔意喜韓渥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勸不得也。勸不得也。

李太白詩云。問予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東坡嶺外詩云。老

父爭看鳥角巾。應緣會現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賀知章呼李白爲謫仙人。世傳東坡是戒禪師後身。僕竊信之。

白樂天詩云。春色辭門柳。秋聲到井梧。此語未易及。

誰人把盞慰深幽。開自無慄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南枝北枝春事休。榆錢可穿柳帶柔。定自沈郎作詩瘦。不應春能生許愁。此東坡魯直梅詩二章。作詩名貌不出者。當深攷二詩。

宣和癸卯年。僕游嵩山。峻極中院。法堂後簷壁。間有詩四句云。一團茅草亂蓬蓬。穩地燒天惹地空。爭似滿爐煨棉揆。慢騰騰地熱烘烘。字畫極草草。其旁隸書四字云。勿毀此詩。寺僧指示。僕曰。此四字。司馬相公親書也。嗟乎。此言豈有感於公耶。又於柱間大字隸書曰。旦光頤來。其上一字。公兄也。第三字。程正叔也。又壁間題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實地。則不危。皆公隸書。

林和靖梅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大爲歐陽文忠公稱賞。大凡和靖集中梅詩最好。梅花詩中此兩句尤奇麗。東坡和少游梅詩云。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僕意東坡亦有微意也。然和靖詩對屬清切。如贈煨藥秀才詩云。鷗鵬懶擊三千水。龍虎閑封六一泥。

小杜作華清宮詩云。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如此天下焉得不亂。

宋顏延之問己與靈運優劣於鮑昭。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鋪錦列繡。亦彫績滿眼。此明遠對面褒貶。而人不覺。善論詩也。特出之。

韓熙載仕江南。每得俸給。盡散後房歌姬。熙載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率以爲常。東坡以玉帶贈寶覺。寶覺酬以舊衲。東坡作詩謝之曰。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乃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江南野史亦載韓事。與此小異。

錢希白內翰。作擬唐詩百篇。備諸家之體。自序曰。今之所擬。不獨其詞。至於題目。豈欲拋離本集。或有事跡。斯亦見之本傳。故其擬張籍上裴晉公詩曰。午橋莊上千竿竹。綠野堂中白日春。富貴極來惟歎老。功名高後轉輕身。嚴更未報皇城裏。勝賞時游洛水濱。昨日庭趨三節度。淮西曾是執戈人。擬古當如此相似方可傳。

王晉卿得罪外謫。後房善歌者名囀春鶯。乃東坡所見也。亦遂爲密縣馬氏所得。後晉卿還朝。尋訪微知之作詩云。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僕在密縣與馬縉輔游甚久。知之最詳。縉輔在其兄處。猶見之。國色也。西清詩話中載此事。云過潁昌見之。傳誤也。

李義山詩。字字鍛鍊。用事宛約。仍多近體。惟有韓碑詩一首古體。有曰。塗抹堯典舜典字。點竄清廟生民詩。豈立段碑時踐辭耶。

岑參詩亦自成一家。蓋嘗從封常清軍。其記西域異事甚多。如優鉢羅花歌。熱海行。古今傳記所不載者也。

黃魯直愛與郭功父戲虐嘲調。雖不當盡信。至如曰。公做詩費許多氣力做甚。此語切當。有益於學詩者。

不可不知也。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此顧長康詩。誤編入陶彭澤集中。

元撰作樹萱錄。載有人入夫差墓中。見白居易。張籍。李賀。杜牧諸人賦詩。皆能記憶。句法亦各相似。最後老杜亦來賦詩。記其前四句云。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閑人。秋風有意吹蘆葉。落日無情下水濱。嗟乎。若數君子。皆不能脫然高蹈。猶爲鬼耶。殊不可曉也。若以爲元撰自造此辭。則數公之詩。尙可庶幾。而少陵四句。非元所能道也。

唐時有清遠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詩曰。余本長殷周。遭罹歷秦漢。計之至唐。則二千餘歲矣。顏魯公愛而刻之。且有詩曰。客有神仙者。於著雅麗傳。蓋指爲神仙也。李衛公追和魯公。刻清遠道士詩曰。逸人綬清藻。前哲留篇翰。則逸人指清遠。而前哲謂魯公也。其後皮日休。陸龜蒙輩皆和之。仙耶鬼耶。則不必問。然僕獨深愛其詩中數句云。吟挽川之陰。步上山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凌亂。白雲翳欲歸。青霧忽消平。嗚呼。借使非神仙。亦一才鬼也。

天棘夢青絲。洪覺範硬差。天棘作柳。高秀實云。天棘。天門冬也。當以秀實之言爲正。顧天聲相近。又酷似青絲。又江南徐鉉家本云。天棘蔓青絲。若蔓生如青絲。尤見是天門冬。秦州詩云。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無風雲動。不夜而月。當細思之。句法至此。古今一人而已。

杜牧之作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驗前朝。東風不借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謂赤壁

不能縱火爲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也。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孝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

韓退之聽穎師彈琴詩云。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噉噉百鳥羣。忽見孤鳳凰。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順下聲也。僕不曉琴。聞之善琴者云。此數聲最難工。自文忠公與東坡論此詩作聽琵琶詩之後。後生隨例云云。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故特論之。少爲退之雪冤。

黃嗣徽少年時讀書有俊聲。不幸爲後母訴於官。隸軍籍。王歧公丞相宣籍得之。聞其識字。使鈔書。一日。觀宋復古郎中所畫山水。使子弟賦詩。嗣徽亦請賦。公頷之。頃刻成一絕句曰。匣有瑤琴篋有書。棲遲猶未卜吾廬。主人况是丹青手。乞取生涯似畫圖。歧公大嗟賞之。及問知曲折。以故人子奏於朝。乞以門客恩澤承務郎特補之。命下之日。暴卒。窮命如此哉。

王君玉內翰初登第。調揚州江都縣令。題九曲池詩云。越調隋家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廢沼尙留名。儀鳳終沉影。鳴蛙祇沸聲。淒涼不可問。落日背蕪城。晏元憲閱詩賞歎。薦爲館職。又嘗乞夢於后土祠。夜得報云。君年二十七。官至四品。時年正二十七。大慙之。過歲乃稍自安。後以禮部侍郎樞密直學士致仕。未改官制時。正四品。年七十二云。

五年不出清門道。邂逅尋春此一回。忽憶秦州貴公子。桃花落盡合歸來。此高秀實城東寄王越州詩。